

李燦宗的見證

前言：我們這屆附小網站的由來，倡議人彭向陽說是 50 年聚會時，才驚覺以前熟識的老同學如李燦宗翁定台，在分別後居然人生經歷有這麼大的變化，她希望成立個網站把這些記錄下來，後來在華漢/立和等同學的努力下，這網站終於誕生/成長。不過，我們班的李燦宗，過去幾十年有什麼讓彭向陽驚訝的大變化呢？

2012 年中我們同學在淡水聚會，李燦宗從加州到蘇州出差後回台，聚會最後同學離去，他還要去淡水夜市買淡水名產，要帶回美國給老婆吃，我雖然一向對老婆甜言蜜語，但只是口惠，帶吃的東西這種麻煩事可就懶得（對老婆三從四德的一得/德），燦宗不僅讀書做事是表率，做人也一樣令人佩服。

當晚我跟他說要寫他，包括他信教的心理變化，我個人從唸東海這基督教大學以後，對宗教的信仰問題一直持續關心，曾經受洗過，也在子女小時候常把他們往教會送，但至今我對基督教的感覺是在科學上不會成立，只是人們心理上有所需求，但我兩個小孩可就非常“迷信”，還老是勸我信主，我每週跟從老婆上教會，但還是信不進去，還是想聽聽燦宗的看法。

第二天我與燦宗在圓山聊了大半天，分手時本來說第三天我可能帶他到陽明山走一走，並把這話題多談一些，可是第三天我進了萬芳醫院急診室，未能赴約，他是照我建議到陽明山擎天崗走一趟，但我這訪問沒有完成，拖延到今年過年，我想就先把聊過的寫下來，將來有機會再講。其實他自己已經在前一晚把他的心路歷程寫下來，不過中英夾雜，我稍翻譯整理一下而已。

燦宗的見證

竹風,我真的很羨慕你有兩個這麼可愛的孩子!他們有你們夫妻倆做父母可真是有福氣啊!

談些心裡的話，讓我們從彼此的生活經驗相互學習。記得淡水同學會卡拉 OK 時我唱的是瘦皮猴的歌“My Way”，那首歌反映的就是認識耶穌前的我，你可能奇怪為什麼一個科學工作者會變成一個耶穌的跟從者？

我想先說明，對耶穌基督 (Christ; 從希臘字 χριστος 而來; 也就是希伯來文的彌賽亞 Messiah - 舊約聖經從創世紀第三章 15 節就預言的救世主 - 也是整本新舊約聖經的中心) 的信仰不是一種“宗教”(Religion)，而是一種“關係”(Relationship)。所以我不會“勸人信教”，因為，“信教”這個詞容易讓人想到宗教的規條，儀式，禁忌等等束縛人自由的東西，而對耶穌基督的信靠 (Faith, trust) 以及時時刻刻與祂有親密的關係，其實是讓我們認識真理，脫離世上的各種網綁，得到真自由而活出我們原本應有的豐盛的生命。聖經從舊約到新約成書前後 1500 年，40 個作者，銜接一貫，都是關乎耶穌基督。在舊約見到未來實體的影子，

在新約真正看到舊約預言的彌賽亞，實體出現了。兩千年前耶穌降卑為人到這世界，應驗了舊約聖經幾千年前的預言，成全了一件空前絕後的歷史性大事，讓所有信祂的人從黑暗的權勢桎梏中被解放，被祂引領到光明和真理，得到祂賜下的豐盛的永恆的生命－這樣的好消息，的確不是你我可以忽視的！我們從小也許受教育的影響容易形成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歷史觀。的確，我們有很多優良的文化傳統。但是生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並不是很了解為什麼近代中國有這麼多的國恥，戰亂和禍患？科學民主真的是文明和國家強盛的基石嗎？我們也常把“基督教”和西方的優越感，侵略性混成一談。這也是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光我拒絕去了解基督信仰的一大原因。

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尋找神，是找不到的，因為我們不僅是太有限了，而且（原諒我這麼說）早已是從根本上敗壞而且被蒙蔽了。但我們生來就不願面對這窘境，因為我們認為靠自己可以成就各樣令“人”讚美的好事、善事，我們是有道德的，我們要掌管各樣事情；如果真有一個全然超越我們，全然神聖的神(a Holy God)，對我們而言是極具威脅性的，因為祂威脅到我們的自主權和我們自認超越的道德觀。我們容易淪入依照我們的形象自創我們滿意的神（這就是所謂的偶像；科學，如果沒有適當地對待，也可以成為偶像）；我們對真神會想盡各種理由去排斥。我們習慣性地容易認為自己是“好人”，對世界上的惡人我們真希望上帝現在就讓他們都永遠失蹤消滅了，我們豈不就可以共渡美好的人生？（這可是根據一個很大的假設；上帝果真這麼做了，你大概看不到這個被訪問的人了：）我們想要救自己，救社會，想把這社會變得更美好，我們發展出來各種**高深的**哲學、宗教思想，如果不是引人走向滅亡之路，就是充其量不過讓人得著次好的東西，阻止了人得上好東西的機會。

我在大學的時候，沉醉於數學、物理、化學，理性和邏輯充滿了我的思維。我以第一名畢業於台大化學系，申請到加州理工學院，1976年完成了Ph.D.學位，繼續到耶魯大學做Post-doc兩年，後又去UCLA post-doc一年半，在美國這段做研究生和postdoc的日子，是充滿了新鮮、刺激、迷惘、掙扎與痛苦。

那時代美國學生反越戰，有很多的嬉皮，中國學生中從釣魚台愛國運動，導致認識中國大陸，學習並討論馬列毛思想、統一、獨立、帝國主義、大國沙文主義，...我都有相當多的參與，常常心裡問自己，“我所學的，和實際生活到底有什麼關聯？”剛到加州理工時，心裡很自信也很自大（當然外表顯得很謙虛），認為自己是作教授拿諾貝爾獎的材料，但經過了前面各種衝擊和看到學術界高等學人的驕傲自大以後，心裡有深深的空虛，無法被滿足。我在學術界能成名有什麼意義呢？我將來一定會死，“人死如燈滅”，不再有“我”，“留名千古”一點意義都沒有。四人幫，六四天安門事件讓人感到“服務人民”口號的虛偽；聖經舊約傳道書一開頭說的，“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當時的我就選擇最容易走的途徑，就是“賺錢，結婚，生子，從此之後過著快樂的日子。”所以我就找到工作，結婚，生子，過快樂...停停停，是的，的確有很快樂的婚後生活，妻子是台大醫科畢業的小兒心臟專家，先生了女兒，又生了兒子，都健康可愛，長大後我們一起去國家公園度假，去

山上滑雪...我工作上被同事尊重，上司重用，解決很多別人花很多時間都解決不了的問題，帶給公司、老闆新的優良的產品，但是，快樂的生活不持久...。問題開始發生了。我在工作上有時覺得很不快樂，與同事相處尤其是上司，有一種“黑暗的張力”(Dark Tension)，認為他們都是些自私自利、自我膨脹(egoistic)和玩弄權術的人。婚姻生活上，雖然沒有出現第三者，但因為夫妻之間相處時各種小事磨擦出現了裂痕。有一天，妻子來到我書房告訴我，和我生活在一起很不快樂，要我先搬出主臥房住樓下客房，一年之後搬出去，辦理離婚；我若要挽救這個婚姻，就自己一人去接受婚姻輔導。我的“自尊”促使我同意她的離婚提議，即使14歲的兒子為此哭了三個晚上！我在親人朋友圈子裡(都是不認識耶穌的)問他們的意見，除了我母親以外，沒有一個人勸我不要離婚的！就這樣，近二十年的婚姻瓦解破碎了。

記得高一時，受新竹省中一位很好的生物老師(楊榮祥)的影響，對動物生理結構發生了興趣。一個夏天的下午在鐵軌旁見到一隻被火車撞死的黃色狸狸貓，外面沒有任何傷痕，便帶回家後院解剖。當我見到它身體結構的奇妙，藍色的橫膈膜如此美麗，便想到這真是有一個造物主的設計才可能的；以後學了分子生物化學，知道身體遺傳基因DNA如何從四個簡單的核酸就可以奇妙地經由mRNA和tRNA造出所有的蛋白質和酵素(Enzyme)，更了解到創造的奇妙。如此，在那時我就常常跑去鐵路對面南大路的信義會去聽道。沒多久，我自己的愛貓在鐵道上被火車從肚子輾成兩半！這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創傷，哭了三天，從此不去教會了。這個神怎麼會讓這樣痛苦的事發生在我身上呢？很顯然，當時我只了解到上帝的一般啟示(General Revelation) – 祂是創造主，而沒有了解到祂的特別啟示(Specific Revelation) – 祂更是救贖主，沒有真正認識祂。真是可惜，從16歲到50歲這段漫長的時光，我就遠離了神，淪入自然神論神學思想(Deism；上帝創造了萬物以後就就不再管他們了，去別處了)，甚至無神論，多神論！直到我嚐盡了各種苦頭(離婚等等...)幾乎到了盡頭，神的憐憫及恩典臨到我，祂奇妙地引導我再度回到祂的家，祂的教會。讓我從聖經 – 祂的特別啟示 – 終於認識祂除了是全能的創造主，更是滿有公義和恩典慈愛的救贖主！He is a righteous, gracious and almighty God！他不是一個在創造我們之後就置我們於不顧的神。因為不願看到我們因不認識祂選擇遠離，悖逆祂而與祂永遠隔絕，祂主動地來尋找我們，把祂自己啟示給我們，讓我們認識祂，並歸向祂。祂讓我看到自己的污穢 – 如何的自我中心，不體貼妻子，對妻子和兒女沒有一種犧牲的愛；在工作上我是如何地執著於自己認為正確的想法；我如何一般性地看重成就(achievement, works, efficiency)而看輕人與人的關係(Relationship)；我自以為義的心思和行為，在祂的眼中都是污穢的衣服(filthy rags)；我毫無能力拯救自己脫離這種罪的纏累；祂依祂自己的形象創造了我們，給了我們榮耀的使命，也給了我們自由意志(不是遵命的機器人)，但我們的祖先一開始就選擇了以一個被造物的身分要去體驗與創造主同等甚至超越的生命(你能想像如下的情景嗎：窯匠手中的泥對窯匠說：我不滿意你把我做成這樣子的器皿。我可以做的比你好!)，因此，人所做的都達不到祂的標準(這是“罪”這個字的定義)，都虧缺了祂的榮耀；而“罪”就進入了這世界，依照祂的屬靈

定律(科學可以探討自然界定律,但僅局限於此),“死亡”就跟著進來。人無法靠自己解決罪的問題,罪只能讓人與神永遠的隔離(也就是”死”);有兩次:第一次是肉身的死,第二次是靈永遠的死)。但神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祂有我們不能想像的方法來解決罪的問題:他讓祂的愛子耶穌慘死在羅馬時代處死犯人的十字架上,全然無罪的祂背負我們所有的罪,這罪就一次性地永遠被處死了。第三天,祂從死裡復活,這是非常重要的。凡”信”祂的人(也就是相信我的罪的問題因祂的死得到徹底的解決)是與耶穌同死在十字架上,然後又與祂一同復活,這就是一個信徒從靈而來的重生。在這一剎那,神的聖靈就內住信徒的心,引導祂認識真理,得著豐盛的生命。我於2000年12月10日受洗(先被浸在水中,象徵與耶穌同死;再從水中出來,象徵與耶穌一同復活),向世人宣告我因信,接受神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為我個人的救主,從此信靠祂的引領。那是我重生的一天!從此以後再也不是 My Way 而是 His Way! 從此祂是我的天父,我是祂的愛子。祂的聖靈住在我心中,引導我常常走在天父的旨意中。

成為耶穌的跟隨者,並不是說我就完美了,可遠了(far from it)! 這只不過是開始。任何一個耶穌的跟隨者要經過三個歷程,依序是因信稱義(Justification),因信成聖(Sanctification; 成聖就是越來越像耶穌),最後當耶穌再來的時候就因信得著榮耀(Glorification)。我現在就是在被各樣環境,事件冶煉塑造的成聖過程中(就像是一個正在被整建的房子,看上去還是零亂不堪;但,你相信嗎,當神完成祂的精工時,將是一大傑作 Masterpiece!),需要很多的禱告,經由學習聖經神的話語還有聆聽祂細微的聲音能更認識祂,和祂有更密切的關係。

2011年6月底的一天,我的前妻突然因腦血管爆裂,腦溢血(Brain Aneurysm),當天就走了。這是我(相信還有我的兩個孩子)有生以來最悲慟的一天。我們在她的病榻旁從中午直呆到晚上10點半;她的心臟在9點15分自己停止了。當我最親愛的母親90歲過世時,我以為我已夠悲慟的了,但我前妻這麼突然的離世,那種震驚(Shock)是沒有親身體驗的人沒法了解的。她自己本人是個受很多小孩和家長愛戴的小兒科醫生,生命誠然不是你我可以掌控的;我的悲慟主要是因為她和我兩個孩子都還沒認識耶穌。這是一個因為罪的充斥有很多苦難的世界,一個耶穌的跟隨者並不是一個自我中心尋求心靈安慰,精神鴉片和各種立刻可見,經驗到的福氣的人;相反的,他因認識到神的真實和超越而由衷地敬畏祂,承認自己老我在祂面前的可憎,軟弱和完全沒有能力行善而樂意每天依靠聖靈的帶領,不斷地摧毀那頑固的老我的堅壘,才能讓祂的能力顯現,成全各樣真正的美善。在很多人掌控的宗教中,我們可以看到人事實上仍是主人,是他們的神的神;但一個基督徒的神是他的主人。能夠與神和好,信靠祂的帶領,不斷地認識真理,真是一種甜美的經驗。我認識到我信的上帝其實就是我們中國上古時代堯舜之治時代的中國的上帝。中國人原本是敬畏、敬拜祂的。但是自從春秋、戰國、秦始皇以後,中國人就越來越遠離了祂,而陷在人的權術鬥爭中而且越陷越深。老子提倡他的道家思想(與道教是全然兩回事!)其實與聖經非常相近(請參讀遠志明寫的神州懺悔錄)。

台灣在朝著現代化的社會大步邁進，在大陸，我出差接觸到很多那邊的年青人，他們的政府正呼籲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自從十九世紀以來，洋人帶給中國人的除了羞辱和文藝復興，工業革命後的物質文明以外，最重要的到底是什麼？我們看到中國近百多年來的改革，李鴻章的洋槍洋炮，百日維新，五四運動推崇的德先生 (Democracy)，賽先生 (Science)，我們真正學到了我們的功課了嗎？我個人相當同意有台灣背景的莊祖鯤牧師 (他和我們同年，原本從台大化工系畢業的) 和有大陸背景的遠志明牧師他們的看法。我認為我們見到的民主與科學並不是西方文明的**基礎**，只是上層的可見的結構；它們真正的基礎是**基督**。這點甚至有些西方學者都不同意的。這是不希奇的，因為從古至今人的生活舒適了，見到了自己的成就，很容易就歸功於自己而不感謝甚且忘了所有智慧的來源－我們的**天父**。事實上過去西方無數的大科學家都是耶穌的跟隨者 (牛頓，帕斯卡 Pascal...)。科學是上帝賜給人類的福氣之一，但人們很容易只看見祂賜的福而忽略了賜福的源頭本身！因此我們敬拜 (Worship) 科學、民主，而不敬拜真正配得敬拜的上帝！民主與科學變成了我們的偶像，它們取代了真神，阻礙了我們去認識真神，了解真理。

後語：

本來約好第二天繼續聊的，可能他提到他的前妻-小兒心臟專家一年多前突然去世，前一天還好好的，還說她家人有長命基因，第二天上班上洗手間因腦溢血而昏眩跌倒，當天沒醒過來就走了，加上不久前也聽鄰居說她先是昏眩沒注意，過幾天就中風，所以第二天我早期有點頭昏，怕自己也是中風前兆，就趕緊上醫院，所以雖然對基督教還是問題很多，只好等以後有機會再請教。

我兩個小孩都信基督教，這主要是他們小時候來美國，我以前念的東海是教會大學，覺得小孩有點信仰可能活得較有信心，加上自己沒有多少家學可傳，就把他們往教會送，沒想到他們到現在 20 多歲了仍然堅信不移，使我成為家裡唯一的異教徒，沒事還想我信教，有點頭痛，還好燦宗說，羨慕我兩個小孩有神的祝福，他希望他的兩個小孩也早點接受基督為救主，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杜竹風于 2/23/2013

燦宗後語：

在這裡我想鄭重地推薦一個很精彩的 YouTube 上的視頻，是一位英國學過科學，現在是聖經老師的 David Pawson 講為什麼上帝允許自然災害發生？這是他在 2004 年年底印尼大海嘯奪走近 25 萬的人的生命後，2005 年一月在倫敦講的。句句箴言，引人深思，絕無冷場！我不知有無中文翻譯？但他講得慢條斯理的，聽不明白還可以倒轉重聽：

第一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Sqz1BxhBnA>

第二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EC0bFFFio0>

第三段: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SOYLfvvf8>